

亞洲

基督敎史

莫菲特 著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亞洲

基督教史

莫菲特 著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亞洲基督教史

著 作 者：莫菲特

編 譯 者：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編 製 者：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發 行 者：馮壽松

出 版 者：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子郵址：hkcccltd@hknet.com

網址：www.hkcccltd.org

門 市 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承 印 者：信德印製廠有限公司

二〇〇〇年六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ume I: Beginnings to 1500)

Author: Samuel Hugh Moffett

Editor and Translator: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of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Editor and Producer: CCLC Ltd.

Publisher: Fung Sau C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ne 2000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hkcccltd@hknet.com

Website: www.hkcccltd.org

Cat. No. 1422A 1m220 ISBN 962-294-259-8

譯序

中國神學研究院成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為要探索福音如何植根於中國文化，以及基督教人文精神如何能成為中國文化創建的動力。要達此目標，我們必須深入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理想與現實，中國傳統宗教的生命觀照與超越視野，當代文化的問題，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接觸、互動的歷史。除此之外，我們也須致力繼承基督教的傳統，將之演繹於中國文化之處境中。因此，研究中心的工作之一，就是選譯重要的神學典籍以及有分量的歷史評述。《亞洲基督教史》的翻譯正是這方面努力的成果。

選擇翻譯《亞洲基督教史》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樣的歷史評述，對亞洲教會極為重要。一直以來，教會歷史幾乎被西方教會史所壟斷。亞洲教會要確立其身分，便需要有亞洲的歷史觀照。《亞洲基督教史》可算是墾拓這路向的前導者。第二，在同類的著述中，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資料豐富，視野廣闊，治學嚴謹卻能深入淺出，於平實中閃爍不少睿見。《亞洲基督教史》的作者，是非常嚴謹的史學家，早年在耶魯大學受業於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後任教於普林斯頓神學院，其掌握史料以剖析詮釋的功力，躍然紙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對亞洲具有深厚的感情以及亞洲人看事物的眼界。他

在亞洲從事教學與研究凡數十年，先在中國的燕京大學，繼而在韓國的崇實大學。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心力都獻與亞洲。結合這兩點，這本書實在值得推薦。

這本書的翻譯工作由劉淑儀女士統籌領導。她不單是翻譯的主力，更承擔了大部分編審的工作。這本書能見天日，她實在居功至偉。為此，我們向她致意。此外，我們也需要感謝參與翻譯的同工劉艾玲、伍鳳媚、李凌翰。他們的努力是成就這項工作重要的一環。最後階段，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同工參與了編排、校對的工作。

我們非常感激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對出版嚴謹學術著作的承擔與實質的支持，與他們合作實在是一件樂事。

最後，我們謹向余雋豪長老夫婦致謝。他們慷慨地資助這本書的翻譯。沒有他們的支持，這項工作相信未必能順利開展。希望本書出版能帶給他們一份滿足，以作回報。

余達心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鳴謝

只是點名列出那些一直對我幫助非淺的人，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我依然希望提數個名字。我感謝高級基督教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Christian Studies）撥款讓我開展此研究，亦感謝 McCord 博士及普林士頓神學探究中心（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 in Princeton）提供可進行研究的課題。基督教長老會的普世聯合宣教及關係委員會（Presbyterian church's Commission on Ecumenical Mission and Relations）及其屬下的規劃部批准我在劍橋大學休學一事很重要，我對此心存感激。我在韓國漢城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並亞洲神學研究與佈道中心（Asian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and Mission）的學生及教學的同事激勵我轉而研究亞洲教會的歷史。普林士頓神學院另一班不同的學生和同事令我明白到要盡力令西方人士通曉亞洲教會史的重要。我萬分感激普林士頓神學院的史卑爾圖書館（Speer Library）、普林士頓大學的費爾斯通圖書館（Firestone Library）、菲茨威廉和威斯敏斯特的劍橋書院（Cambridge colleges of Fitzwilliam and Westminster），以及那恬靜校園內的大學圖書館，讓我有幸在此得享學習和研究的快樂時光。私人方面，我提名感謝的導師有 Mackay, Latourette 及 Bainton；我一定要提及 John Webster, Kate LeVan, Patricia Grier

及 Brenda Williams，在這個驚人的科技發展年代給我提供技術協助。但我最該多謝的莫過於我的太太艾琳，她逐世紀地（比喻地說）鼓勵我回首過去，為活者而書。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一九九一年九月

序 言

西方基督教故事耳熟能詳，但東方基督教史則並非眾所周知。然而兩者的根苗卻是一樣：耶穌基督給普世的好消息，基督徒稱之為「福音」。由不同的人撒種，栽植於不同的土壤，以不同的面貌成長，由不同的人收割。

基督教信仰東傳遍及亞洲，與西傳入歐洲同期，但大多時候卻給遺忘了。西方教會史的軌跡傾向隨同保羅到腓立比、羅馬、繼而橫越歐洲、接着是君士坦丁和蠻族的改教。除了一些顯著的例外例子，西方只會間斷地放眼君士坦丁堡以外的亞洲，留意那不以羅馬或君士坦丁堡為馬首是瞻的長遠而強大的基督教傳統。這是第一世紀以來一直保持本質的亞洲基督教。

着手進行這本早期亞洲基督教研究，是希望提醒大家：教會始自亞洲。教會最早的歷史是亞洲教會史，其首個中心亦在亞洲。亞洲有首幢已知的教會建築物，首份新約翻譯，也許有首個基督教君王，首個基督教詩人，甚至可能是首個基督教國家。亞洲基督徒忍受最大的迫害。他們發動的全球宣教活動，西方要到十三世紀始可媲美。那時，聶思多留教會（大部分早期亞洲基督教群體作如是稱）對其行使教會權力的地區範圍，比羅馬或君士坦丁堡都還要多。

當然，亞洲的重要性在教會史中給忽略的一個原因，是羅

馬帝國以外有關東方基督教根源的原始材料較少。現存的文件提供的論據太弱，不足以支持有關早期東方基督徒的一些大膽及不一致的聲明。

例如，一名歷史學者稱聶思多留信徒為世上所見最大的宣教團；¹另一人把他們只看成一群「無熱情」的基督徒，厚顏無恥地趨附政治權勢。²有人以一〇〇〇年為聶思多留派擴展及權力的高峰期；³另一人以這個相約的年期為中國景教衰落之期。⁴同樣的矛盾在有關早期基督教的神學論點中亦存留著。對有些人而言，聶思多留信徒是異端，受到教會會議譴責；其他人則認為他們擁有古老的傳統，是亞洲使徒的後人，不受顛倒真理的西方希臘哲學污染。當然，不少人將聶思多留信徒置諸腦後。

這些明顯不一致的意見中，部分在進一步的探究下便站不住腳。聶思多留派不是早期亞洲基督教的唯一形式，亦不是不可分割的連續體。三世紀奧斯尼內（Osroene）的聶思多留信仰與其在十三世紀中國的發展大大不同。事實上，正確點說，三世紀時的聶思多留信仰完全不是聶思多留信仰。

因此，要談談我的遣字用詞。提到五世紀前的聶思多留信徒時，應緊記聶思多留教會直至中世紀早期才用此稱謂。他們自稱為東方教會。但是東方與西方是混淆的相對用詞，又因為對大部分基督徒而言，東方教會意指東正教，似乎在五世紀後較佳的做法是採用聶思多留派這名稱，雖不甚準確，但卻較普遍。

「亞洲基督教」一詞還可有多於一個解釋。我會採文化上的用法，而非嚴謹的地理用法。伯利恆、耶路撒冷、安提阿及亞美尼亞全位處亞洲，但政治及很大程度在文化上或遲或早歸屬西方，即是直至回教攻戰前，這些地方都屬羅馬帝國。本書所用的「亞洲基督教」指在羅馬帝國以外的東方古國內發展及擴展的教會。這些王國位處幼發拉底河以東，沿絲綢之路由奧斯尼內經波斯伸延至中國，或沿海路由紅海繞過阿拉伯到印度。

這冊書只會探討早期的階段，就是由使徒時期到西方的航海探險年代，即約一五〇〇年。書中那個概括的大綱大家耳熟能詳。在一世紀末前，基督教信仰穿越羅馬邊界進入「亞洲人的」亞洲。其最早的根系可能遠至印度，或近至伊得撒——在幼發拉底河彼岸的奧斯尼內這個細小的半自治公國。根據傳說，基督教由伊得撒擴散到底格里斯河對面三百哩以東的另一個小王國阿迪阿本（Adiabene）。其首都為阿斐拉，近古尼尼微。到了二世紀末，宣教組織在遠東建立教會，遠至大夏（Bactria），即在現今的北阿富汗。由五世紀起，據說中亞有大量匈奴及土耳其人改信基督教。到了七世紀，波斯傳教團抵達「世界盡頭」——中國唐朝的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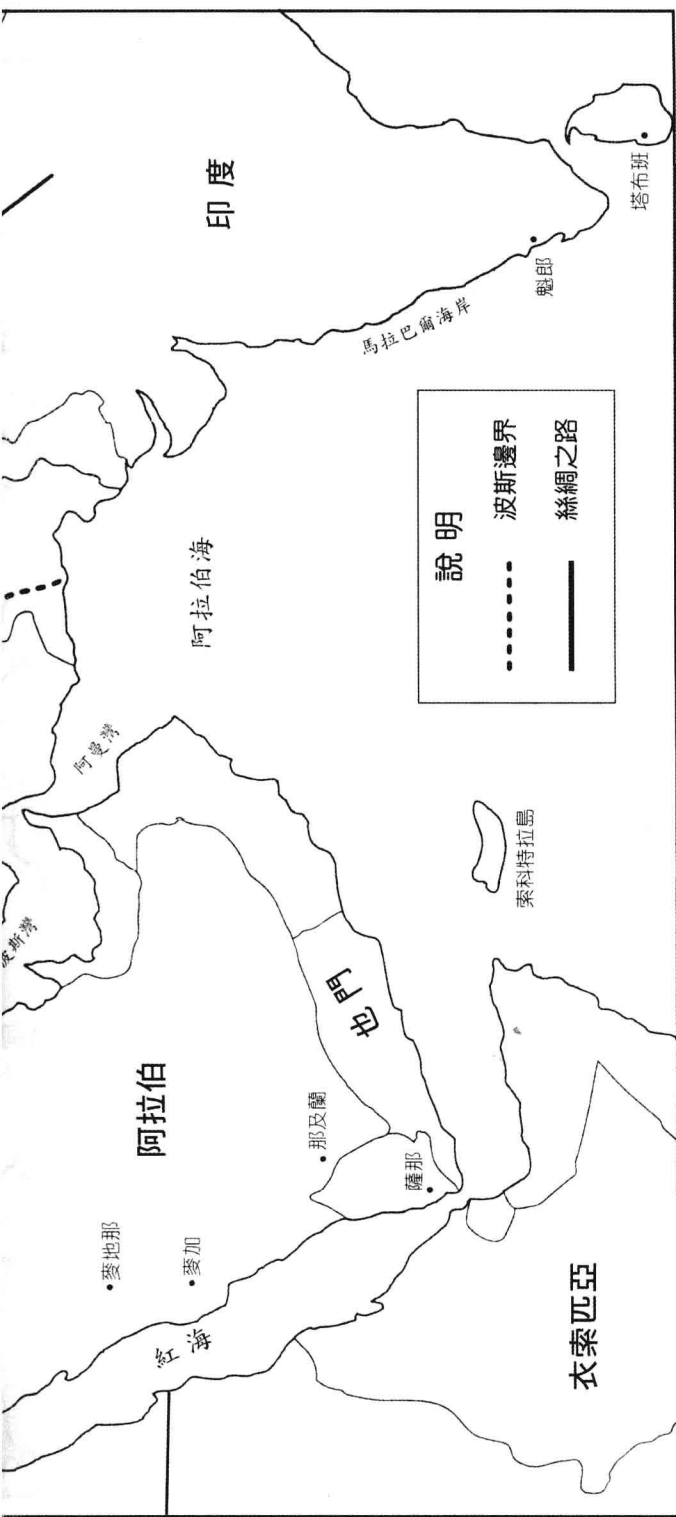
但是那時，來自沙漠的回教陰雲將要令亞洲教會史首段時期毀於一旦，不過還未是結局。再過六百年後，從亞洲來了另一股烏雲。蒙古游牧民族的風暴朝西進發，摧毀他們面前的一切，威脅到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中心，但卻出人意料地再一次開放了亞洲，讓基督教擴展遠及中國。

此為本書嘗試展現的偌大全貌，沒單一作者可充分恰當地加以處理。筆者竭盡全力，已遠遠超出他的專門知識範疇，但是嘗試由一個評論者的集中角度看整片大陸廣闊而少為人知的歷史片斷，實在很重要。所以，我向教我獲益良多的許多專門著述表謝意之餘（我的注釋只表明了部分），我只希望此書能為全球的教會史研究工作重拾平衡而邁出一小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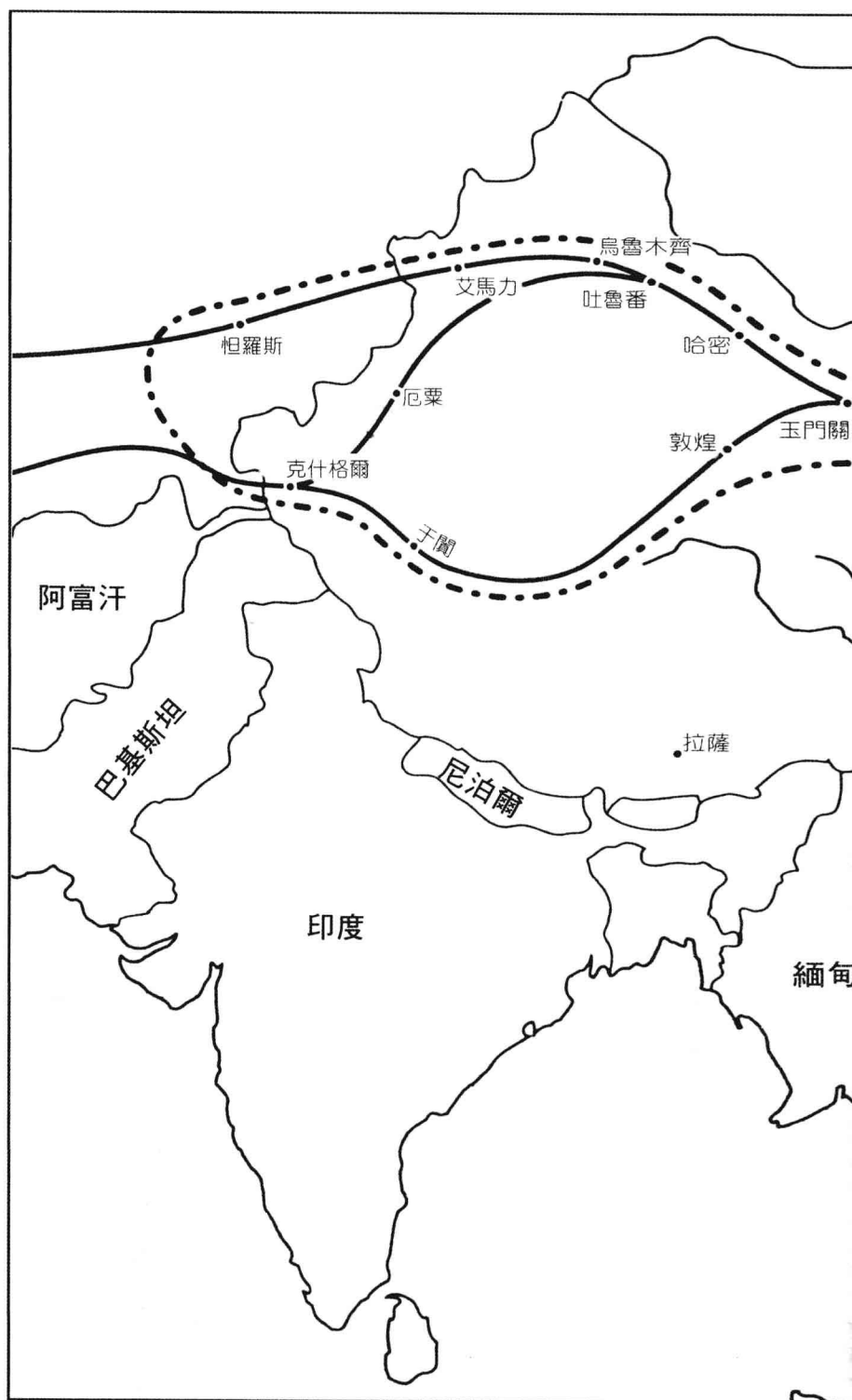
注釋

1. 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in *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 9, no. 2 (July 1925): 347.
2. J. Legge, *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 Fu* (London: Trubner, 1888), 54.
3. A. S. Atiya, *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London: Methuen, 1968), 265.
4. J. Foster, *The Church of the T'ang Dynasty* (London: S. P. C. K., 1939), 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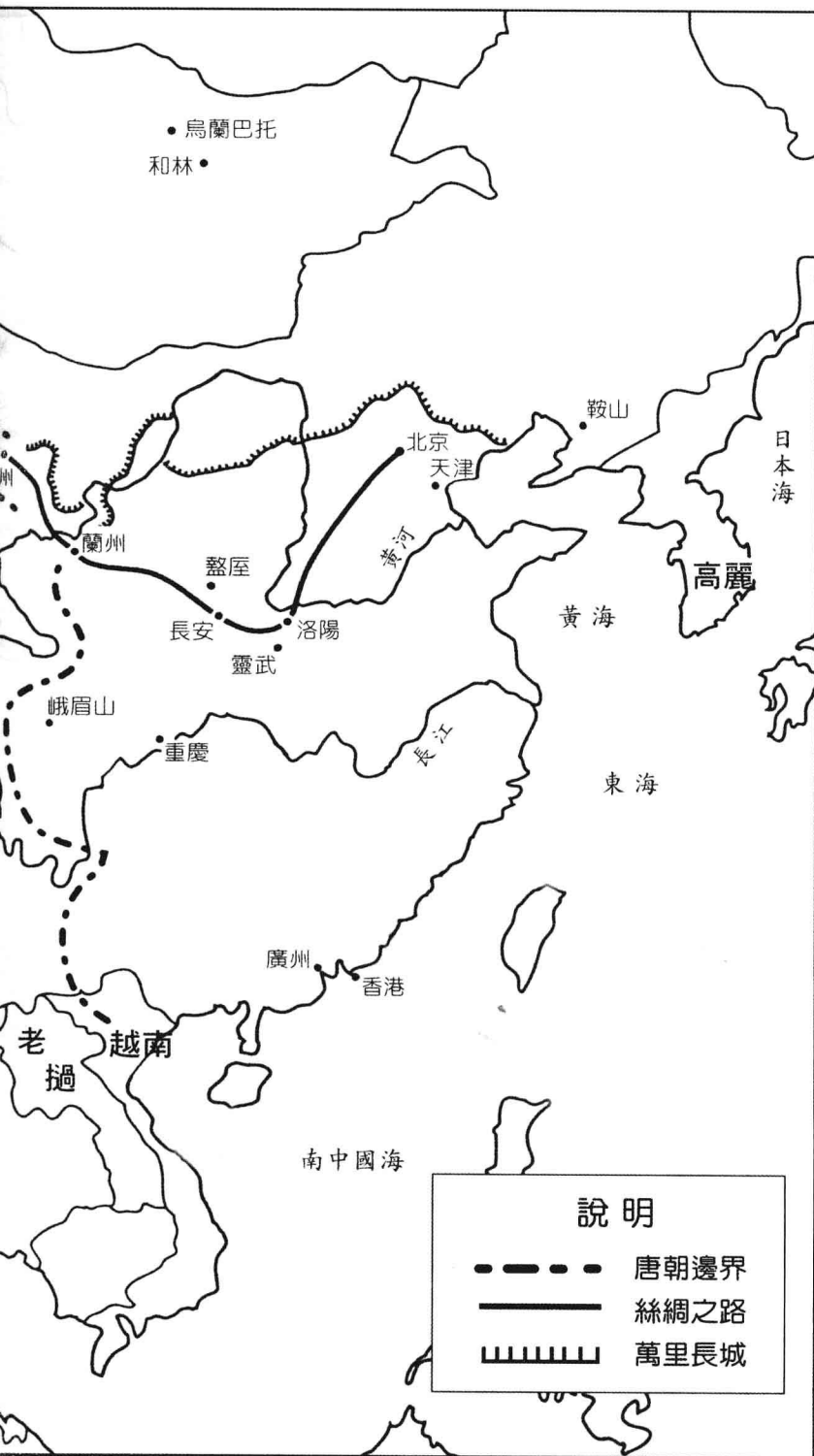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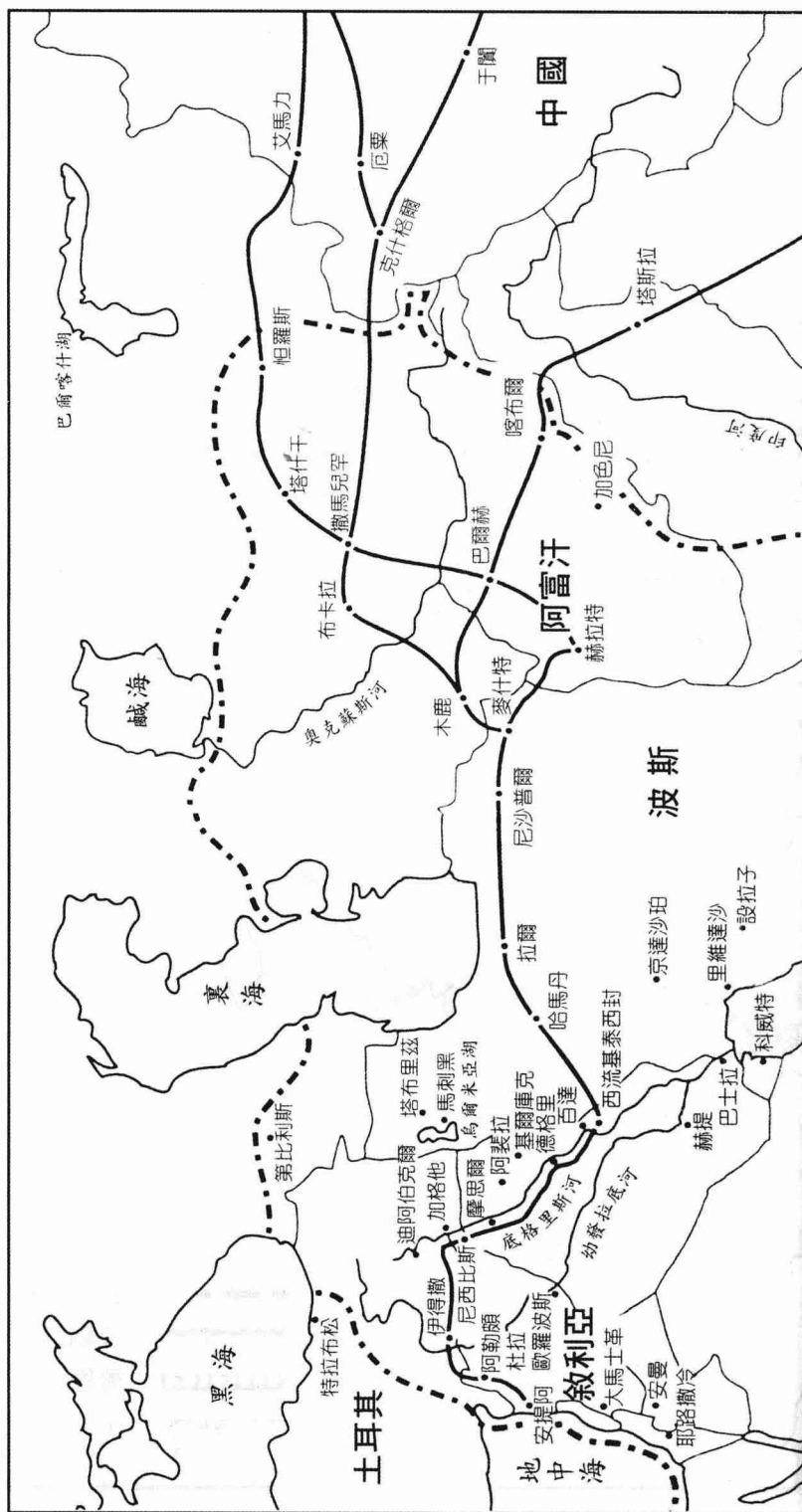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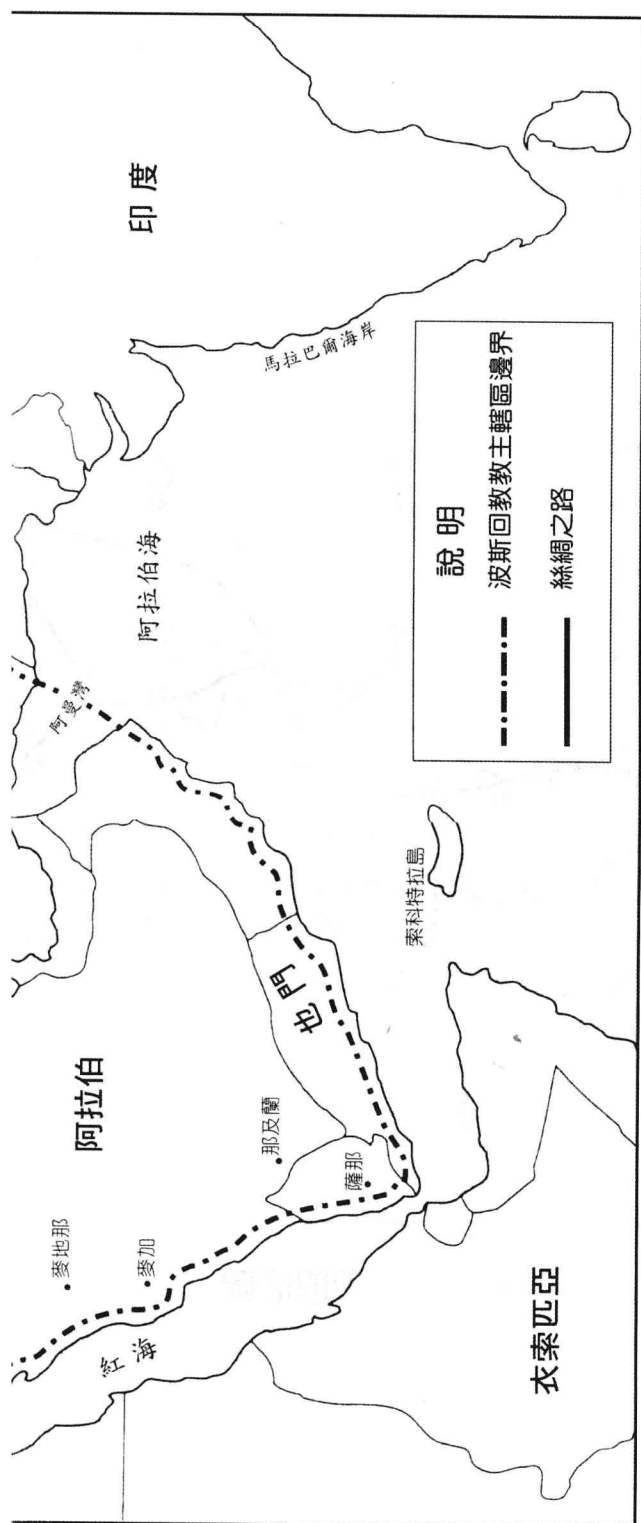
圖二：西亞洲與薩桑王朝（約600 A.D.）



圖三：東亞洲與唐朝（約800 A.D.）







圖四：西方及回教勢力範圍下亞洲中西部・阿拔斯回教教主轄區（約800 A.D.）